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六

明 李清 撰

北史三十

孫裔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劉昶、蕭贊 一

蕭正表 蕭祗

蕭退　蕭泰

蕭撝　蕭圓肅

蕭大圜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内温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後晉渡江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為鎮北將軍青兖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為荆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南燕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為荆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文思繼兄尚之為譙王謀圖劉裕裕

執送休之令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
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并殺之乃討休之休
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
宋書載休之上表晉帝曰臣聞運不常一治亂代有
昔篡臣四逆皇綱絕紐太尉臣劉裕首建義旗除蕩
元凶皇居反正布衣匹夫匡復社稷南勦盧循北定
廣固千載以來功無與等既位傾台牧權傾人主不
能以道處功情在無上刑戮逆濫政用暴苛問鼎之

迹日彰人臣之禮頓缺陛下四時御膳觸事懸空皇后寢疾之際湯藥不周皆朝士所聞見莫不憤歎口不敢言前揚州刺史元顯第五息法興因桓玄之釁逃遠于外王路既開始得歸本某以法興聰敏明慧民望所歸內懷憎惡妄扇異言大司馬臣德文及王妃公主情計切逼狼狽請命誓不矜許寃酷之痛感動行路又以厭孽與德文嫡婚致茲非偶實由威逼故衛將軍劉毅右將軍劉藩前將軍諸葛長明尚書

僕射謝混南蠻校尉郗僧施皆社稷輔弼無辜夸戮
猜忍之性終古所希臣自惟門户衰破相其獲存事
盡祇順再授荆州輒苦陳告屢求解任必不見聽臣
兄子譙王文思性好交遊未知防遠羣醜交構為其
風聲裕遂剪戮人士遠送文思臣順其旨表送章節
請廢文思改襲大宗遺息文寶送女東歸自末推誠
奉順理不過此豈意包藏禍心遂見討伐如惡文思
構生罪與尋裕舉此非有怨憎正以臣王室之幹位

居藩岳時賢既盡惟臣獨存規以剪滅成其篡殺今荆雍義徒不召而集子來之衆其會如林益七廟之靈理貫幽顯使然臣親御大衆出據江津棄甲抗威隨宜應赴絳旗所指唯裕兄弟父子而已

兵敗

續安帝紀曰休之初奔南燕燕主慕容超欲害之而休之不知休之所乗騅馬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被之即不動訖還牀坐馬又驚跳因試騎視馬

即驟出纔出門外奔馳數里休之顧望所往收者已

至遂南奔還荆州加馬楊武之號

與子文思及宗之奔秦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禄大夫始平公謚曰聲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國璠性踈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賜爵鬱林公文思善於其職聽斷不得匿其情進爵譙王位懷荒鎮

將卒

魏書曰子彌陀襲爵以選尚臨涇公主辭以先取毗陵公竇瑾女坐事誅　愚按彌陀有宋弘風雖已見竇瑾傳仍録之亦以見國璠等冥報固然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馗八世孫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

庾信作楚之曾孫裔神道碑稱楚之為會稽王道子次子元顯幼弟讀此乃知其誤

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夸司馬氏叔父宣期兄真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穎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姓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

請降

魏書曰楚之自言白衣無以制人乞蒙偏俾之號假

以唱義

授荆州刺史斥既平南河以楚之所率民户分置汝南

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内

居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琊王以拒宋師賜

前後部鼓吹破宋將到彦之别軍于長社又與官軍安

頡攻拔滑臺擒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

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

魏書載疏曰陛下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未賓者爲

宋爲已宜埽清東南使濟濟之風被於江漢

帝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

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

方明擒崇之平仇池而還駕征柔然楚之與濟陰公盧

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柔然說

令擊楚之以絶糧運柔然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

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法柳爲城灌水令凍城立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帝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卒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楚之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少有父風後襲爵歷官吏部尚書卒贈司徒公謚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

生子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于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卒悅字慶宗歷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提爲劫又于提家得錢五千提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惟得一刀鞘悅取之視曰此非里巷所爲名州内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鞘門手所

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歎引靈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俄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為郢州以悅為刺史

䰠書曰蕭衍豫州刺史馬仙琕等于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右為行墩以精卒三千戍之又于關南四十里起城闕南之民多懷兩望悅掩擊敗之盡火其城樓儲積并擒戍將

改豫州刺史論前勳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
謀為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
諡曰莊子朏襲朏子鴻坐通西魏賜死朏弟裔裔字尊
脩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為員外散騎常
侍

周書曰魏孝武西遷裔時在鄴潛歸鄉里

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于温城起義送款歸西魏與
東魏頻戰多所克獲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率義衆

入朝周文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内有四千餘家歸附
並裔鄉舊命領河内郡守安集流民十五年周文令山
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户千室
周文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皆其誠心
内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非
所願也周文善而從之授都督拜其妻元氏為襄城郡
公主周孝閔踐祚進爵琅琊縣伯明帝四年為御正中
大夫進爵為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檦守軹關即授

懷州刺史天和初隨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冉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

周書曰蠻酋冉三公等二十餘城皆來降附進次雙城蠻酋向寶勝等據險自固向天王等爲其外援裔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春至秋五十餘戰寶勝力屈乃降又拔籠東一城獲天王等

羣蠻率服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部卒於京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

並散親戚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贈本官加泗州刺史謚曰定子侃祠侃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為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表求罷河西苑封丐民墾殖有司執奏此苑麋鹿所聚太官取給若以丐民懼有所闕躍固請孝文從之還

為祠部尚書大鴻臚卿穎川王師卒楚之父子相繼雲

中朔土感其威德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

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並崇顯

景之晉汝南王亮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加征南

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景之兄準

以太常末歸魏封新安公除廣寗太守改密陵侯卒子

安國襲

叔璠晉安平獻王孚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之

際叔璠與兄國璠奔南燕慕容超後投秦姚泓泓滅奔
夏赫連勃勃統萬平兄弟俱入魏賜國璠爵淮南公
魏書曰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嗣爵除史糾駁之曰
前文思傳已云坐誅至此又似善終豈如絳市之囚
閱日復蘇耶北史削之有以矣
叔璠爵丹陽侯
天助自云晉剽騎將軍元顯子歸闕封東海公屢破宋
軍多所鹵獲歷青兗二州刺史從駕北征殁于陣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

愚按宋武以下子孫盡為蕭道成所屠僅存此一派于魏者幸也

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主子業立疑昶有異志和平六年遂委妻母携妾吳氏間行降魏

魏書曰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署覽子史前後表啟皆其自製

朝廷加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為兄弟式明帝不答責昶以母為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禮尋敕昶更為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為二敬猶修往文彼所不納請亭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服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

手齧臂至于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
不以怪問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所則斂容涕泗悲
動左右而天性偏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
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内都坐大
官及齊詔昶與諸將南伐
魏書載詔曰卿宗廟不血食朕矜愍兼懷令率甲卒
以伐逆豎氛穢既清即胙卿江南以興業
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

隕涕左右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
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切理至聲氣激揚涕泗
横流三軍咸為感歎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
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于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
少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世略不遺亡
魏書曰高祖引見宣文堂昶啟曰臣萬里奔波投蔭
皇闕大恥未雪痛愧纏心願處臣邊戍以雪私恥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悲泣良久高祖慰諭之以昶女為

卿君
孝文臨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
方一酋不足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況藩
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
郡公加宋王號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
劉蕭篡奪昶悲泣不已帝亦為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
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徐
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

詩贈䄂又以文集一部賜䄂帝因以御製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一笑耳其重䄂如是自䄂背彭城至是久矣齋宇山池並尚存立䄂更修繕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内外奸雜舊吏莫不能嘆預營墓于彭城西南與三王公同塋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十八年䄂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

世長法或言惟能是寄必不拘門朕以為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混為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後庶幾我等髣像唐虞卿等依稀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死於彭城孝文為舉哀給溫明秘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

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瑯琊王伷故事謚曰明昶嫡子
承緒主所生少尫疾尚孝文妹彭城長公主為駙馬都
尉先昶卒承緒子輝
　本史作暉今改從魏書
為世子襲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公主主嚴妬輝嘗
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
婢服裸示輝輝忿憾遂疏薄主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
于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與高陽王雍廣平

王懷奏其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主在宮
内歲雍等屢等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主試令謹敕正
光初輝又私淫張陳二氏女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
主共相扇獎與輝復至忿諍輝推主墮狀手足毆蹈主
遂傷胎輝懼罪逃逸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
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為兵主因傷致薨
太后痛主受輝頓辱隱忍不言乃親臨慟哭舉哀太極
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後執輝河内

温縣幽于司州將死死刑會赦免後復其官爵遷征鹵將軍中散大夫卒家遂頹衰無復可紀
愚按劉昶三傳而頓衰猶有遺種否令人思宋武功

與宋文仁

蕭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齊廢主東昏侯寶卷宫人吳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為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以實贊晝則談謔夜則銜悲涕泗

詳見南史

有濟陰苗文寵安定梁話者贊曲加禮接割血自誓布以心腹寵話感其情義深相然諾會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贊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孝明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與寵話奔走延明孝昌元年秋屆於洛陽陛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時在關西遣使觀察問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公丹陽王及寶夤反贊怖欲

奔白鹿山至河橋為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須仍蒙
慰免建義初轉司徒遷太尉尚孝莊姊壽陽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出為都督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議同
三司竇夤見擒贊拜表請竇夤命爾朱兆入洛為城人
趙洛周所逐棄州為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
卒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俶儻猶有父風普泰
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主改烈女傳　元象初吳
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為子祔葬蕭氏墓贊江南

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梁武帝弟臨川王宏子封山陰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諳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為子焉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怨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武不之罪封臨賀王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根密與交通許推為主正德以舟迎之景渡江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為景所推盤桓不赴援

景尋以正表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于歐陽立栅斷梁援軍南兖州刺史南兖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年據州内屬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議同三司卒贈司空公謚昭烈子廣壽

蕭祗梁武帝弟南平王偉子少聰敏美容儀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時江左承平政寛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還北兖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

祇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委
收邢邵與相接對歷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
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孝元平
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祇等南還俄西魏克江陵
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
逸隨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文所居廬室前有二慈
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
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闕

時以為之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屛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子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祇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禄大夫卒子慨深沉有体表好學善草隷書南士中稱為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于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亦恢子梁封豐城侯位譙州刺史侯景襲陷之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平侯景以泰為兼太常卿桂陽内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以泰為郢州刺史王琳襲泰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執政徵為侍中不就乃奔齊為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畧地河南泰遂歸西魏以名犯周文諱稱字焉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為吏民所安卒官子寶嗣寶美風儀善談咲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輔政引為丞相

府典籤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人冤之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子性温裕有議表梁
封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以撝辭令
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賓館歷黄門侍郎累遷東巴
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
在蜀惟撝一人封撝秦郡王紀率衆東下以撝為尚書
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城都又令楊州刺史
楊乾運守潼州周文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

衆討之廻入劍閣長驅至城都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于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廻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踐祚進爵黄台郡公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尋以母老病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户收其租賦三年出為守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赴獄主者

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並依限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回還部人季漆等三百餘人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周書載撝表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廷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報淺宥深方辭闕庭屏跡閭

里低徊攀慕戀悚兼深

帝弗許尋母憂去職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

帝舉哀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兼益州

刺史諡曰襄撝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

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于世子濟少仁厚頗好

屬文為東中郎將從撝入朝周孝閔踐阼除中外府記

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孫武陵王紀子風度淹雅敏而

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肅副蕭
撝守城都及尉遲迴至與撝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
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款勳別賜食
思君縣五百户收其租税後拜咸陽郡守寬猛相濟甚
有政績周武時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

周書載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莫不援立太子為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
嗣東序養德正方主器東伐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

篇乙夜乃寐愛月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凝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溢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於馳道魏儲回環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真姬周長久實賴元良贏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受吉職司

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歷司宗中大夫進大將軍隋
開皇初受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許之卒于家有
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
海離亂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幼聰敏年四歲能
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
寶元年封樂梁郡王丹陽尹屬景侯試簡文大圜潛遁
獲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亂後苦無所依寓居善覺佛寺

或告王僧辯乃給舟艥得往江陵梁孝元見之甚為喜
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
守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孝元性忌刻甚
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維出謁
梁元乃安之大圜恐讒生屏絶人事門容左右不過三
兩人不妄遊狎兄姊問止㦤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易為
事孝元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明應答
無滯孝文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

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爾當效焉及于

謹軍至孝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之其實質也出

至軍所信宿孝元降魏恭帝二年大圜至長安周文以

客禮待之保定二年封大封為晉陵縣公大圜始寧縣

公

冊府元龜載詔曰蕭大封大圜梁國子孫宜加厚禮

式分茅土實允舊章

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開麟趾殿詔集學

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並藏秘閣大圜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掛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遊之美朝廷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

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于叢林構環堵于幽薄延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三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

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賾歌纂慕唱
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
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
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趍宰衡之勢不
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
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繩繫
景寔所願言

愚按周書人生若浮下有雲字繫景作繫量實所願

言作實不顧之與北史不同

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攣跪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既奚若隱則非實記則襄羊對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監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彰于四海安得隱之子為父隱直在其

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適大笑後大軍拔晉州或問大
園師遂克否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本既拔矣
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果滅聞
者以為知言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卒于西河郡守撰
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决兩卷并
文集二十卷大封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而
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貪

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
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成昶諸子狂疎喪其家業
寶夤背恩忘義梟獍其心蕭贊臨難脫身晚去讐賊寵
祿頓臻顛狽旋至信吉凶相倚也梁氏云季子弟奔亡
正表動不由人胡彥之甚祗退泰撝圓蕭大圜等雖羈
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茲基懷文抱質何能至此
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
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軍至

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不守舉庸蜀來王若見
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南北史合注卷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九　北史三十一

盧玄 玄孫思道 昌衡 元明 潛

盧柔 子愷　盧觀 弟仲宣 叔彪 從子文偉

景裕弟辯 光

盧同 子斐 兄子景裕 兄子貢 光從弟勇

盧誕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父邈仕慕容氏以儒雅稱神䴥四年太武辟名天下儒儁以玄為首授中書愽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北燕主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輙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分倫人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所宜三思浩雖無以異之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以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言嘉歎良久曰中郎鄉曾祖也玄曾祖諶曾為晉劉琨從事中郎故云還

遇疾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
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宫弱冠與
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崔浩特敬遐位至尚書
光禄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浩事棄官逃高陽鄭羆家
羆匿之使者因羆長子
長子義俠惜逸其名
將加搒捶羆誡之曰君子殺身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
父命遂被拷掠至火爇其體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

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太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黃
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崔浩親逃命江表應已至彼
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
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進爵
為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失衷還
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
掠度世禁勒所統還其俘鹵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
青州刺史未拜卒謚曰惠四子淵敏昶尚之初玄有五

子唯度世嫡餘皆别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恒欲害之

當時盧族既以崔浩姻親被累何以止及嫡度世而

不及其庶兄弟猶得欲害之此律殊不可解

度世常深忿慽及度世有子每誡絶妾孽以防後患至

淵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舉不接為識者所非

淵字伯源小名揚烏性温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業

閨門和睦累加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章立馮后

先問淵淵請更簡卜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

雖奉敕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
馮誕有盛寵深以為恨淵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淵
表萬乘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優之
魏書載淵表曰臣周覽篇籍自魏晉前未有皇輿親
御六軍決勝行陣者勝不足為武不勝虧威德昔魏
武以敝卒一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
堅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
謀則坐制孟德矣況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粮

士有饑色不若命將簡銳蕩滌江右詔曰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者英君或以同軌無征庸君或緣志劣寢伐令喻之英皇則非類比之庸后則有愿脫元極不宜親駕先王何以有草軨之戎曹孟德勝衣有德義內主符永固瓦解緣立政未至非敵卒力强十萬衆寡也令用仁義之師審觀成敗經畧付之臨機足食寄之蕭相將希混一何得委人也

爭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

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惟梟首惡餘悉不問

資治通鑑曰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安城北石山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應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至魏河王南幹引兵擊之為所敗酉進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敗知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應接酉等進向長安

盧淵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淵唯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虜並斬之

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扶風人王達

魏書作王伯達

曰諸君皆不如盧郎雖位不副實然聲名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乃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及

齊雍州刺史曹虎請降以淵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逕赴樊鄧淵辭以儒生不諳軍事帝不許淵曰臣恐曹虎為周魴耳虎果偽降淵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後為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民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

魏書曰陵在邊歷年陰結既廣二州人情咸相扇惑

淵覺之屢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之餘黨被見報

送淵皆撫而赦之惟歸罪於陵衆心乃安景明初卒於

秘書監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子孫

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淵習家法代京

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

工書者崔盧二門淵與李冲特相交善冲重淵門風淵

私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淵荷孝文意遇頗亦

由冲淵八子長子遵將字祖業應襲先世固安伯爵而

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

魏書載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輙授也
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釆魯陽男之例乃
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為一家後來
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衿相待
勰為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
表樂毅霍原墓為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敦課農桑
墾田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猷所為文筆
數十篇子懷仁字子友涉學有文辭性恬靜蕭然有閑

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知任卜居陳留介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邱道廣許卲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為然子彥卿有學尚仕隋位御史撰後魏紀三十卷道將弟道亮隱居不仕子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脫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示思道思道讀之多不解乃感激閉戶讀

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嘆曰學之有益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

啟顏錄曰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知禮成而思道未就知禮曰君何太春日思道曰自許編苫疾嫌他織錦遲

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前後再被笞辱因落泊不調後左僕射楊愔薦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

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珽等不過一二首惟思道獨八篇時稱八米盧郎後坐泄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婦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見意世以為工後為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張說神道碑曰武平末後主總兵禦周敗績百寮蕩析公獨侍從趨鄴授儀同三司

周武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
人作聽蟬鳴篇思道詞意清切為時所重新野庾信徧
覽諸同作者深歎美之未幾毋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
及從兄昌期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
平之思道罪當斬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
立成文不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隋文為
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情其序
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

之春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前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嬾勢利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罾罟務既屏魚鳥為鄰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楊子曰鴻飛冥冥騫翥

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鎩翮墻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稗雞鶩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

隋書載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𣯛毛將落和鳴順風壯氷云厚矯翅排空出䨓𩙪之絲邀犯霜露之溟鴻鷟絓魚之寮網

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遥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揺落在時既嘯儔於淮浦亦美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乗丹氣之威夷遡商飇之嫋嫋玩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饜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粟菽行離離而高逝響嗈嗈而相續潔齊國之冰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乗流違寒競逐

浮阮水宿避暑言歸絶漢雲飛望玄鵠而為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漢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絶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稻粱為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烟霞之高想悶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

偉而去羡栖踶之蟲微而不賤谷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兩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楊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溏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盼

開皇初以毋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途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

隋書載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

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維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少選之頃盱衡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妍蚩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天授俊才學綜流畧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曰未之思也何所言之過夫

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纆鏁仁義籠絆朝市失魁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蠹惜春漿鴟恡腐鼠相江都而永嘆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一為之哀歌張升於

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鞦屛迹無地段
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
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譖足踐龍逄之血周氏末葉仍
值僻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
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永危若乃羊腸注句之
道據鞍振策武落鷄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
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啓開四門
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狗

幽憂下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海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擘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時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羡余乎容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

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
霄運海輕罻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
晚值昌辰遂具弱尚觀人事隕穫覩路邅危玄冬修
夜靜言長想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命駒流電不可以
為辞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
識者鮮無識者多居家不孝不義出門無愧無恥退
身知足忌伯陽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格言悠悠遠
古斯患以積迨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撝讓之風揞

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
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蓋填闈實之里皆如脂如韋
俯僂匍匐嗽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
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
委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
無餘梁冀就誅倓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至於晚
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尹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
魂褫魄若牛兄遇虎心戰色沮似帶公見龍依而抵

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絶絃飴窓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不慙妻子外呈厚貌内蘊百心由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舞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饜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於此之敝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

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郎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礫石變成瑜瑾蕕莠化為芝蘭叢之扇俗攪時駁耳穢目令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歲餘奉詔郊勞陳使

啓顏錄曰文帝以陳使徐陵辯捷命思道往對陵遥見思道笑曰此公甚小思道曰以公陪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民本居兹邑今存

者併是其人思道應聲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惟君一人衆皆附掌又嘗聘陳陳主戲之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應聲曰忽遇惡風飄墮羅剎陳主大慙

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人名誠為不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帝悉嘉納

之

啓顔録曰思道常作周齊興亡論一日東宮問興亡論是卿作否答曰是東宮曰為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蓋思道於兩朝諸君率多貶辭故也

是歲卒於京帝甚惜之遣使弔祭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赤松位河東縣長道亮弟道裕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猷文女樂浪長公主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道裕弟道虔守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筭術尚孝文女濟南長

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下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秘其事不苦窮之

愚讀後漢書至安帝殺班始事以爲庇淫主而害功裔非情法之平宣武此舉勝之

後靈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道虔外甥李彧尚孝莊姊豐亭公主因相籍託永安中除輔國大將軍通直常侍天平中歷都官尚書卒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諡文恭道虔好禮學難齊尚書令王儉喪

服集記七十餘條為尚書同寮於草屋下設鷄黍之膳談者以為高昧旦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沉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慱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與昌衡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

釋奴龍子士魏兼太尉外兵叅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珽薦為尚書金部郎珽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

隋書明作州

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兹浸微昌衡與頓邱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為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王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

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羣下令各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表行為士則論者以為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轉壽州總管長史宇文述甚敬憚之委以州

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廵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昌衡自以年在懸車上表乞骸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淵弟皦小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為嬪位儀曹郎早卒謚曰靖五子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為僕射李冲所嘆美起家秘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交欵每與故舊李神儁等書

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輙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其見重如此後為征虜將軍大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塗義僖曰既學先生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黄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盧其必敗拒不許王頌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太而連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

他族婚夕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内外惶怖義僖夸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義僖寛和畏慎不妄交欵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悦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大守記室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敏弟旭字叔達小字師顔學渉經史早有時譽

大和中燕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晩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言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寛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休也凡使人以和為貴勿相矜夸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墓立孝文南討昶兄淵為別道將齊以朝廷加兵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以腐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

氣謇愕以壯烈死館中䄍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脩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黜景明初累遷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䄍奏曰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肆行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哉

魏書載昶表曰比年以來兵革屢動死喪離曠十室而九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遂令黔短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不思安民止思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挾情或容情受賄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願陛下延對公卿廣詢庶政

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為宣武所寵時人鄙之出為徐州刺史

魏書曰昶表乘蕭衍朐山戍將交換克取其城又屢表言我兵九千賊衆四萬決死來戰請益兵擊之詔發虎旅五萬往益其軍又詔昶東唐陸道甚狹一軌外皆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更設何策具以表聞昶既儒生本少將畧又羊祉子燮為昶司馬專任戎事

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
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道遇大寒軍人凍
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畧江右唯山中王英敗於
鍾離昶敗於朐山失利最甚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駟鎖
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月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
任未幾拜大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
騎常侍卒官謚曰穆昶寛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
戍兵有疾親自親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

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子元明字幼章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祚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别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兹一去後朝市不復由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亾日乃發夢之夜天平中

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相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黄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諸文别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之贈帛及馬而别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啓淫元明不能離絶又好以世地自矜

時論以此貶之旭弟尚之小字羡夏以儒素見重位光祿大夫孫潛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為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頴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天保中除左户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為岳行台郎還歷中書黄門侍郎為奴誣告謀反文

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黄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髮潛顔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别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台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為陳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為南討經畧後除行台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鋭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又請與陳通和息兵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

潛揚州刺史領行台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
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
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
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無以自資諸商胡負
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
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
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廐由是百姓騷
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

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斷酒肉篤信實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為揚州道行台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進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卧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為南討督都長春軍次河南多結兵士粮便鳴角欲引而賤糶其米及頓兵更貴糴其米乃之虔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

城奔陷潜及行台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鄺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騊駼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没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東冶時李騊駼將逃歸并要潜潜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者相者云没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還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

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

愚按潛既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渠何以不死

潛死於建業與思政死於鄴奚異高澄謂更得一王

思政誠哉是言也

令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絶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

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潛雅性貞固祖珽嘗要潛

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行

台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

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騂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樞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為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遽奉命樞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弟士遽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至中山太守齊亾後卒初度世為濟州魏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姑女也皆亾被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

恤每見傳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而亦存賑
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淵祖等
並循父風遠親疎屬叙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
門之禮為世所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
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遇饑年無以自贍然尊
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
乃入內朝府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二
主當世以為榮淵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

多有非法幃薄混穢為時鄙所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擒之溥玄孫洪洪三子長子崇少立美名有識者計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曹參軍崇子衆衆字子剛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已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且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議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

神武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荆州以柔為太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中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發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相與決勝負存没以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兖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疑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少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

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表梁武求歸闕中梁武覽

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門并遺縑錦後

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

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嬴粮冒險經數百里時屬

秋霖徒侶凍餒者大半至死

周書曰至豊陽界柔迷失道獨宿僵木下寒雨衣濕

殆至於死

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引爲行臺郎中除

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大軍屢捷汝穎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枲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為子累遷黃門侍郎周文知其貧賜衣賜之後遷中書監周孝閔踐祚進開府宜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愷字長作性孝友神情頴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從憲伐齊說齊栢社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以賂進冢宰宇文護擢

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獸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寢其事轉内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宫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

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舊故是令君之子隋開皇初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帝親考百寮以愷為上固讓不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乃尉遲迥黨不當仕進威愷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

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咸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徽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蠻蹇才用無算愷以咸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帝大怒曰愷敢將天官爲私惠愷免官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䕫爲舍人䕫咸之子臣以䕫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咸有私豈當如此帝曰咸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奸臣之行也

談藪曰愷兼吏部選以達野客師為蘭州揔管客師

曰某何罪乃得突厥偶墻愷曰突厥安有墻對曰肉

為酥水為漿穹廬為帳氊為墻愷無以荅

除名為民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

與薛道衡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崇弟仲義

義守小黑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

弟官雖不達婚姻常與玄家齊等光宗子觀觀少好學

有儁才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

上省撰定朝儀累尙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觀弟仲
宣小名金才學優洽踰觀但文體傾細兄弟俱以文章
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初遇害河陰及兄觀並
無子文集莫爲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虎
北齊書作叔武必虎也避唐祖諱令改正
叔虎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爲人爲賀拔
勝荆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
築室臨陂優遊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至天保初

復徵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為司徒諮議辭疾不受孝昭即位名為宗庶子門以世事叔虎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粮實之

北齊書載叔虎言曰臣聞弱能制強富可兼貧今大齊比關西強弱貧富不同而未能併吞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對深溝高壘運粮積甲築城戍屬之彼若閉關

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其出
兵非十萬以上不能為我敵所供粮食皆出關內我
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
我不應之彼送退軍我乘其斃自長安以西民疏城
遠敵兵來往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
破矣
帝納其言又顧自居平陽成此謀畧帝命元文遥與叔虎
相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即位累遷

太子詹事叔虎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戢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太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得食而起云難為子費叔虎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飡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遜皆以寒餒斃周將與之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葬之洪從弟文偉文偉字休族少孤有

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儁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因此既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穀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為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

北齊書曰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人皆感悅

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孝莊帝遇弑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為爾朱榮將侯琛所敗文偉走之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子懷奉啓陳謝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為小惠是以所在頗得民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侯寵要餉遺不絕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

恵先文偉卒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
為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
文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
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横行樊
將軍諸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
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
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詞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
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

末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往見楊愔愔謂曰故舊皆有所縻為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當戲曰卿小年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

北齊書載詢祖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
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栁齊列謂彦師仁惠與文
宗那延也
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為指
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
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為不及詢
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以羽毛知逸勢沖天者翦
其翅翮既諸謗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長廣太守邢子

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氷稜文舉後頗折節歷
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
北齊書曰詢祖常為趙郡王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
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
宮春艷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牀
空
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旣家預義舉神武
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動作

狂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伎云手甚纖素宗道即遣之士達固辭宗道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辭微疎失宗道令沉於水後坐酷濫除名玄族子輔本州別駕子同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

十尺以邀疊公之譽部内悉之等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詺科康生罪無褒同在公之績孝明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勲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竊見吏部勲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並復乖舛臣謂罪雖恩免猶須刋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揔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勾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黄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

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防指洗之偽退
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勲書上省唯别姓名不載本屬
致竊濫之徒輕為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郡縣
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别錄歷階仰本軍
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
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
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
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勲簿或一階再取易名受級凡如

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
階後簿不注記緣此易生僥倖自今叙階後名簿具注
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别作抄目遞代如
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伏思黄素勲
簿政可麤止姦偽然在軍虚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
閲簿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記之斬
首成一階以上即令給券其券一紙上當中大書起行
臺統軍位號勲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

書於劵各盡一行當行竪裂其劵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陣某官某勲印記為驗一支付勲人一支付行臺至京即送門下别函守録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征勲轉多叙不可盡良申歳久生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縁偷增遂甚請自今為始諸有勲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處勲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為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銓除寔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庻使酬勤速申立效者勸事不經久倖意息或遣窮

雖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勲簿之法征還日即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諸勲書奸偽之原寔自由此令後軍還日便通勲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乂廢靈太后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乂以同為持節黄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黄門同善事在位為乂所親鞫熙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為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

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齎書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台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孝莊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普太初除侍中同以久病從務啟乞儀同初同為黃門與節閔俱在門

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欵託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

孝武初卒贈尚書右僕射子斐改酷吏同兄靜好學有

風度終太常丞子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為

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父避地大

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惟恩注解叔父同職居顯要

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世號

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

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相里與邢子才魏季

景魏收邢肵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末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起兵與之共事以應西魏

愚按本文以起兵為作逆共事為同反皆改正之以西魏正而東魏偽也

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

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
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
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
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士君子嗟
美之初北海王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
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静淡於榮利弊
衣麄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談藪曰景裕雖在暗室必矜莊自持盛暑不袒妻子

相對若嚴賓

興和中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

談藪曰景裕曾生一叢白毛於首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易為注解至四十九而卒故小字白頭

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輙託景裕為序

景裕之敗也縶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

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高王觀世音

此本史所載以近幻故改注

景裕弟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節閔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爾朱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

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位以辯為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

伽藍記曰平等寺乃帝父廣平武穆王所立

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像自動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怪而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已帝果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

辯家否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歷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名顧門還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修禮受業於辯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強記默識能

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令及建六官為
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
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詮
性趫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
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綽
卒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
三年始行之六卿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
孤時未見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為

太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五言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為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

正宮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令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時雖行周禮內外衆職又兼用之秦漢等官今畧與其名號及命數附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亦史之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正九命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震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

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
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
五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
議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
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
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
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

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
史司馬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户一千以上郡
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
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
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户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户七千
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
威將軍冗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
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

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
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
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
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
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
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
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
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

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
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
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
命州呼藥三命珍寇將軍強弩司馬珍難將軍積弩司
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
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
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
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

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並加使持節大督都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揔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制定後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

辯弟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
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
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遥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攜家西
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進爵
燕郡公廣州刺史行陝州總管府長史卒官周武少嘗
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
誠信敬常從周文狩於檀臺山獵圍既合周文遥指山
上謂羣公曰公等有見否皆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

門周文曰是也即鮮園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
基一丈得瓦鉢錫杖谷一周文稱歎因立寺及爲京兆
而郡舍先數有妖前後郡將無敢居光曰吉凶由人妖
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
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俱不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
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貴弟見勇字季景裕從弟父璧
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則必
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

胥邪先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為燕王爾神武起兵盧文偉名之不應爾朱氏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琅琊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台侯景門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

是率百騎各籠一馬至大騩山知西將李景和將至而勇乃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為數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幽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未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武神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卧無西南慮矣表啓宜停當使漢兒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啓盡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隷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

位給事黄門侍郎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父母既没哀毁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非其好也乃夀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誕於度世為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高仲密以州歸西

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侯
大軍以功封固安縣伯尋拜給事黄門侍郎魏文帝詔
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是
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帝前因賜名曰誕周
文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恭帝
二年除秘書監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為世盛門其
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

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可重一貫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邵叔虎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夸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

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邵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誕不殞儒業之足稱云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七